

张謇与南通栖流所

□陈佳怡 朱江

如今，栖流所已成为后人研究张謇慈善事业时不可遗漏的重要部分，与新育婴堂、养老院、贫民工场、济良所、残废院、盲哑学校等机构共同构建了南通近代较为完整的社会慈善体系。



栖流所，顾名思义，是流民栖息的场所。1916年5月，张謇与其兄张謇改建南通城西的养济院，创办南通栖流所，收留并管理南通县城内的乞丐、流民与病人。同年10月，栖流所正式落成，张謇写下《南通栖流所记》，详细叙述了栖流所的改建背景、经费来源与设施规划。

改建背景

早在1914年8月，张謇就有了创办栖流所的想法，有关消息最早可见于当时的《时事新报》与《新闻报》。8月18日出版的《时事新报》中提到：“通如泰海商务总会提议，拟将养济院旧址改筑栖流所，收留一般乞丐、疯人。”两天后，刊登于《新闻报》的《改建栖流所》一文更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养济院改建为栖流所的历史背景。养济院原本是在前清时期，由官方设立的社会救助机构，用于收留、救济鳏寡孤独者，但由于资金匮乏、管理不善等种种原因，逐渐失去其原本具有的职能，导致南通“县城内外，乞丐疯人游行街市，沿门索扰”，令“商家苦之”。除此之外，更出现市人“饷金付丐头散给，使约束而归纳于所”的情况，县城中的乞丐只有拿到钱才肯安心地回到养济院内，待将钱花光，便又“徒跣披发，叫呼于市”。长此以往，城内百姓的生活与工作必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。

因此，结合当前南通城内频繁出现的恶劣情态，又考虑到城中乞丐与流民“非盲非哑非残废者为多”，张謇与张謇经过商议，最终决定将养济院改建为栖流所，同时设置完整的管理制度，统一管理并严格约束城内所有流浪乞讨之人。

经费来源

张謇在《南通栖流所记》中提到，栖

流所“经始于民国五年五月，阅五月落成，用银一千三百元有奇”，这笔钱是张謇个人捐赠的。而栖流所的日常开支，在改建前预估“经费每月至少需需一百五十元”，按此计算，栖流所一年的维持费就达到了一千八百元，是个不小的数字。这笔维持费主要取自市人付给丐头的饷金与募集而来的善款，若仍不够，则由张謇、张謇两人承担。在文中，张謇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：“苟兄兄弟力所能应者，不以累里父老。而来日方长，维持弗替，亦不能不望之于父老也。”可见兴办慈善事业所需资金之多、承担压力之大。

设施规划

改建栖流所一事是由警局负责，警察长杨薇生规划实施。为了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，在养济院原有建筑的基础上，负责人结合创办栖流所的实际需求，对房屋进行了合理的改造，使其适合长期居住与生活。“崇基葺之下以湿蒸去”，即修缮房屋地基减轻室内潮湿程度；“升檐之庖以通光气”，即升高屋檐使室内透光；“辟浴室以蠲其污垢”，即为居住者修建清洁身体的浴室；“广工场以程其操作”，即为居住者开辟用于习艺的场所。栖流所历经五个月最终建成，总占地二亩许，所内设置了供乞丐居住的宿舍二十四间、工作室三间、厨房二间、巡查室四间、安置疯人的宿舍四间、浴室与厕所三间。

慈善之心

张謇、张謇两兄弟设立栖流所，不仅仅是为了约束南通城中的乞丐，更是希望“视丐为人”，在帮助他们解决住宿、进食、洗漱等基本生理需求的基础上，教授他们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。所谓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”，栖流所的例子也体现出张



南通栖流所

謇超前的教育理念。除去乞丐与流民，栖流所也收留城中的精神病人，并专门为其开辟宿舍，使其不至于流落街头。

据《二十年来之南通》记载，栖流所开办几年后，已有八九百人学成一门手艺，去往城中各处工作，成功实现了自给自足。1921年12月23日，《北京益世报》刊登了《日人观察中之南通县》的译文，其中提到栖流所虽收容着南通城内的所有乞丐，如今所内却仅有九十人，然

而“南通之街市，已无乞食者之踪迹”，这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栖流所收容理念与管理制度的成功，更体现了张謇“对于乞丐之煞费苦心”。

如今，栖流所已成为后人研究张謇慈善事业时不可遗漏的重要部分，与新育婴堂、养老院、贫民工场、济良所、残废院、盲哑学校等机构共同构建了南通近代较为完整的社会慈善体系。

（作者单位：苏州大学；南通市档案馆）

铁血悲歌：万愿楼战斗侧记

□姜松延

并不掌握这支来自白蒲的日军动向。

那时的吴浦云，已卸去原先的教育行政职务，任教于迁设在陈家酒店（四安镇旧称）北的温家桥南通县中侨校，并与其子吴周燮在酒店街南首的家中开设学塾一所，有学童40余人。

至于万愿楼之战的部分细节，吴浦云于18日曾补记“交战地点一在李十一店、万愿楼附近，一在严家园，一在遥港桥（按：即今温桥村姚港桥）附近”，“民众出而观战者，死者亦众”。20日又记有“在各处谈话中心为前日战事实况之调查，（通西）独立营与民众死伤二百余，不可谓非恶战也，日军死伤不足十人云”。根据有关记载可知，其中的严家园、遥港桥战斗，为驰援至此的南通县警卫团（16日夜宿营于温家桥）与日伪军交战，从该团老兵马志义的口述“我所在的5班，12名战士最后只剩下我一个”便知，警卫团在此战中的伤亡也不小。

关于我方伤亡人数，家住万愿楼附近、当年亲听战场枪炮声的费建钧老人在其《统计人生之路》一书中同样记为二百余人。时任四分区警卫连指导员的姜杰曾记“我（通）西区独立营壮烈牺牲和英勇负伤的指战员共二百多位”。而年近期颐的南通籍著名诗人丁芒早年也有记述：“抗日战争，我方探知将有日寇路过，（县警卫团）团长梁灵光乃派两营设

伏于河岸。谁知日寇事先侦知，竟从后侧掩入，枪炮轰鸣，出人意外，我一百六十八名战士无一子遗。”关于我军牺牲人数，现有记载多回避不谈，即使偶有提及也只是约数，丁芒所记是笔者仅见的两个具体数字之一，另为《江苏省革命遗址通览》一书南通市部分之“英雄烈士纪念碑”词条中记载的108人。

因万愿楼、严家园等地当年均属四安区，于是，在战斗结束后，“四安区长印建强同志带着乡亲和民兵，在万愿楼庙里收殓了烈士的遗体。”另据温桥一带的老人回忆，我军伤员当天被运到温桥救治，“战士们满身血污，横七竖八地躺在吴家庙路南的王雨亭家车篷里，医护人员不停地奔走在他们中间。”

曾先后担任韩坝、温桥村村支书的任炳泉（1933—2021），当年是韩坝小学学生，该校位于战斗地点之一的遥港桥西数百米。那时上课，他们几个男生要轮流爬上树丫瞭望，而万愿楼战斗之后的几幕镜头，用他的话来说是“一辈子都不会忘记”：

校长徐则光，通师毕业，徐家桥人，是一名爱国的国民党员。战斗结束后，他带着我们学生去了万愿楼，看到的是沟坎上成堆的尸体，小沟潭里鲜红的河水……面对悲惨的场景，我们都失声痛哭。

回校后，徐老师伏在黑板上，断断续续，边哭边写下四个大字：“挽救危亡”，然

后重重地扔下粉笔头。——他让我们以这几个字为题目，写了一篇作文……

同样令人感动的是，四安地方人士还自发以民间方式祭奠阵亡指战员。2月21日晨，吴浦云与当地士绅姜渭清、严德滋、黄伯勋等人齐往玉佛寺（位于酒店南街，大部分建筑至今仍存）打佛七，同时前来的吴家庙住持僧“宝池表示拟发起做追悼道场”，吴浦云当即表态赞成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公祭活动于3月20日在温桥南通县中西侧不远处的吴家庙举行，现场“有僧众二十余人诵经拜忏”，县中“全校师生于下午一时整队前往公祭”。吴浦云与县中校长李伯平及吴季鸣老先生为主祭。据载，当天的“吹手、乐工系北河边请来，乐器齐全，足为生色”。

就在同一天，由我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的“严园战斗阵亡战士追悼会就下家桥（按：位于温家桥北，现属石港镇）住宅举行”。追悼会上，各界人士含泪向烈士致哀，并一致表示：要踏着先烈的血迹斗争到底，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。

万愿楼之战，一场悲壮的战斗！为抗击来犯之敌寇，我通西子弟虽付出了沉痛代价，但却展现了南通人民抗击侵略者的不屈精神。

八十年过去了，万愿楼烈士的英名与勋绩不该被遗忘，也不会被遗忘。为保卫家园、抵御外辱而英勇捐躯的他们，永远是我们心中真正的英雄！

撰写碑文也是功德。天启二年（1622）十二月丙戌，张元芳担任户部浙江司郎中时携子到金陵中一堂受教，皈信三教先生林龙江，三教即“儒释道”。《东岳庙灯油碑记》从整体行文看文字优美又颇具禅意，体现了张元芳文笔和修为。

道光十年后，重刻的东岳庙灯油碑一直立于芳泉庙内。民国35年（1946），解放战争如火如荼，国共双方“坚壁清野”，芳泉庙被陆续拆除，1949年芳泉庙原址改建芳泉小学，东岳庙灯油碑仍留在原址。1957年杭轲宗先生编撰《掘港地方志》，到芳泉庙原址按碑文录出了《东岳庙灯油碑记》全文。1991年，重建的如东国清寺就在芳泉庙原址上，此时东岳庙灯油碑已不见踪迹，后人能知有此碑与碑文内容，还要感谢杭先生。

史海回眸

公交回车站

□何台

南通公交公司自创立初期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回车站地主要利用城市道路，既耗能源，也不安全。鉴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，机动车辆增多以及道路交通状况日趋复杂，市公交公司于1979年开始建设公共交通专用回车站地。

小石桥回车站

位于人民东路、工农路交会点北侧。原利用交叉路口作回车站地，1979年公交公司征用此处城市空地，于5月建成回车站地600多平方米，站台2条及3条回车站，铁皮棚简易站亭1座，作为4路、9路、11路三条线路起点站和市郊主要乘客集散地。90年代中期工农路拓宽及后来人民东路东延工程，弱化了小石桥回车站的回车站功能，仅留回车站2条，站台1条及不锈钢站亭1座。

灰堆坝回车站

位于城山路东侧、八厂街北侧。1982年5月在灰堆坝通州河河湾上填土施工，初期建成泥结石场地1000多平方米，站务室近40平方米，临时用工棚近40平方米，至1982年10月第一期工程竣工。80年代中期，灰堆坝回车站场地改造，建成环形混凝土路面600多平方米，泥结石路面858平方米，可供停车20标台。

唐闸杨家湾回车站

位于唐闸镇北市街、西市街交会处西北侧。80年代初期建有简易回车站地，后于80年代中期扩建，工程范围内拆迁23户，建调度休息用房225平方米，建混凝土路面556平方米，供1路、2路两条线路起始站发车用。

平潮回车站

位于平潮镇市肿瘤医院大门前北侧，10路车开通后，建成沥青回车站地200多平方米及简易站亭1座，供10路车起始站发车用。

废旧物资回收“大跃进”

□程太和

1949年前，南通地区废旧物资回收大多由私营破布行经营，主要收购破布、人发、杂骨、废铜、废铁等小宗物品。此外，货郎担小贩和船户麦芽糖担（俗称“斫糖担”）走乡串村，以物易物或少量现金收购，转售破布行集中分类待销。1951年，南通所属各县成立土产公司兼营皮毛废品。1956年后，随着人民生活日用品种类和制作原材料种类增多，以及工业生产原材料需求，废旧物资回收品种增加到百余种。

1958年4月，南通专署商业局在海安县召开突击收购杂铜、废品现场推进会，推广海安县“五找”“六比”回收经验（“五找”，即：屋内屋外找，灶头墙角找，破柜旧箱找，大人小孩找，杂铜、废钢铁、废橡胶一齐找；“六比”，即：比干劲、比措施、比收购快、比收得好、比收得光、比花钱少），并向各行各业发出倡议书：下决心苦干一月，收废品胜过十年，掀起废品回收大跃进。海安会议后，南通市、地区各级供销社掀起突击回收废品的热潮。如皋县响应会议号召，开展杂铜、废钢铁、废橡胶回收突击月活动。下原、磨头等19个基层供销社组织小商小贩213人，下乡宣传、收购。由于回收指标定得过高，部分地区提倡“无铜户”，硬性将居民生活用品中的铜、铁、铅、锡等制成品及尚可使用的棉絮、棉件等作为废旧物品收购，造成了不良影响。1958年如皋县收购杂铜811.70吨，废铁1610.75吨，废铝锡602吨，收购值320.17万元，比1957年增加4倍。如东县供销社系统收购的居民的铜水烟台就有10麻袋，当年各类废旧物资回收额286万元。海安县祖师庙的老和南把藏在河底几十年、重1500多公斤的大铜钟挖出来交售。不少地方都提出了实现“无铜户”“无锡户”的口号，把铜床、酒壶、锣、锁、锡茶壶乃至家具上的铜包角、铜铰链、铜粉子都拆下来交售。笔者爱人的爷爷当年就把橱门上的铜包角及铜搭扣拆下来交售了。1958年南通市、地区全年回收杂铜4375吨，废铝锡318吨，废钢铁5459吨，回收总额达1933万元，是新中国成立后8年总和的1.9倍。

历史人物

吴元庆并非明代医人

□彭伟

吴元庆，字贞生。《吴氏家乘》录有《贞生公列传》：吴元庆精于切脉拟方。他待人态度和蔼，遇到病人疼痛，必然尽心救治。他的名声在其他地方名医之上，上门求诊的病人越来越多。夏天炎热，病人又多，他忙得汗流浹背，依然不肯小憩。有人劝他治病求财，他回答：“家虽寒素，假此渔利，非吾志也。”

《白蒲镇志》（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）及《江苏历代医人志》《如皋县卫生志》，均将吴元庆记为“明代医人”。此说有误。《吴氏家乘》记载，吴元庆生于康熙戊申年（1668），卒于乾隆壬申年（1752），显然是清初医人。

考其致误缘由，清末姚际春《白蒲镇志》未曾刊刻，现中国科学院、南开大学、南京大学等图书馆均藏有不同抄本，讹误难免。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白蒲镇志》所用底本，即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。书中将吴元庆归入“方技人物”，但在分类时仅标注“明朝”，导致这一类全部列为明代人。除去吴元庆，“方技人物”所列白蒲名医吴奋庸、吴芬，东皋印人吴彬（白蒲吴氏族），白蒲画家季标，均为清人。显然，南图本漏写“国朝”，才有此错。

1979年南通图书馆油印本《白蒲镇志》底本为南通冯雄旧藏抄本。冯雄藏本“方技人物”中，词条“吴芬”前面即有“国朝”二字，即将吴元庆归为清人。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**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典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**等栏目，欢迎**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**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

细数南通抗战史上的战事，最惨烈的应该莫过于万愿楼战斗。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，地方史料对此记载极简，与此有关的某名人传记甚至只字不提这一战。幸有好友冯金林先生寻访后写成《万愿楼战斗》一文（见2018年3月6日《南通日报》），较为完整地还原了这场战斗的情况。

笔者住家距战事发生地并不算远，从小就听过老人们谈论此事，加上近年来获得一些与之有关的资料，故粗成此文，希能以不同角度的记述，来纪念80年前的那场悲壮战斗。

战斗发生在反“清乡”斗争前夕的1943年2月17日（正月十三）凌晨。吴浦云在当天的日记中对此有一段记载：

镇南私塾原定今日开学，而未有一童到塾。因晨西北枪声大作，战事复起矣。立宅外西北探望，机枪、铜炮声密如爆竹，以方向及声音远近度之，约在榨市桥、严家园等处。其后声渐东移，由远而近，似达张双桥、毛尖路等处。本镇商民纷纷下乡逃避，余家故作镇静，无心早睡。后探知如果在严家园附近接触。据云（日军）昨夜由白蒲来，宿于严家园附近。独立营探悉，晨往袭击，胜败如何不知也。

此外，吴在当天稍晚还记有“今晨炮声，新地以电话询城，云在城驻军不知有何事，更无军队下乡之举”，即城中日军



掘港南乡东岳庙，老百姓俗称芳泉庙，明崇祯八年（1635）庙内立东岳庙灯油碑，碑文为南通州进士张元芳所撰，至道光十年（1830）因碑文模糊而重刻。张元芳，生卒年不详，字扬伯，号完朴，南直隶扬州府通州人（今江苏省南通市），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丙辰科二甲第五十七名进士，历任户部浙江司郎中、湖广驿传道、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、广西按察司副使等，崇祯二年（1629）因在广西任上为魏忠贤立生祠被参定为“阉党”，被贬还乡。张元芳虽有结交阉党附逆之名，但实属无奈，历来公议他“素有正直之名”，热心地方事业，回乡倡造三元桥，此前在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倡建文峰塔，“一塔一桥”成为他留给南通州的历史文化地标，备受传颂。通州

民谣曰：“三元桥，仙人造。文峰塔，大圣抛。三元桥和文峰塔，通州状元出得早。”后来胡长龄、张謇相继中了状元，民间越发信服。

张元芳为掘港芳泉庙撰写的《东岳庙灯油碑记》载，唐咸通三年（862），李德裕统兵至此，士兵皆渴，凿井获泉甘甜，取名芳泉，立庙纪念。李德裕来头很大，是著名的“牛李党争”的主角之一。但这里有点史实错误，李德裕在大中四年（850年）正月已卒于海南琼州，他若确曾统兵至掘港南乡，不会是咸通三年，应该是长庆二年（822）后任浙西观察使的那个阶段。

不管怎样，明代时芳泉庙颇具规模，有山门，正殿供奉东岳大帝，两庑殿祀十王和伽蓝，后有碧霞阁供奉三官大

帝，碧霞阁后垒土为山，土山上建大殿禅院，大士净室内放置八盏琉璃灯，琉璃灯昼夜不熄。此间东岳庙钟声不绝，殿宇巍峨入云，牧童笛声，善男信女往来，成为如皋东乡掘港的胜景。到明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东岳庙历经岁月房屋倒塌，一派衰败景象，住持德恩发起募化重修庙宇。本想重燃琉璃灯，奈何财力不济未成，德恩和尚圆寂后，其徒孙明寿发愿继承师祖遗志，至崇祯八年募求得一百六十两白银购置一百二十亩地，以田租作为购买灯油之资。为避免后世不肖徒子徒孙出卖庙田产或者地方豪强兼并，特立石碑为证。

张元芳为南通州官绅，之所以为芳泉庙撰写碑文，可能一则和住持僧明寿熟稔；二则与他本人的宗教信仰有关，为东岳庙